

青年佳作

Qing nian jia zuo

1986年短篇小说选 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247.7
122
3:1986

青年佳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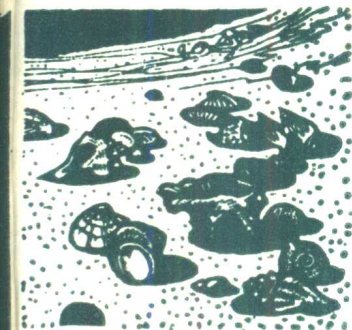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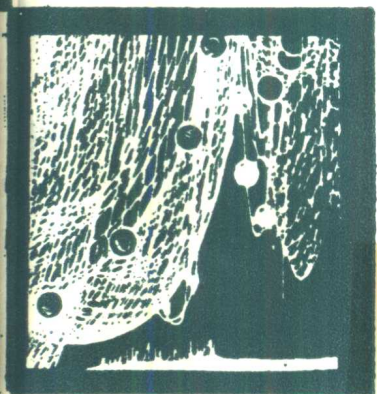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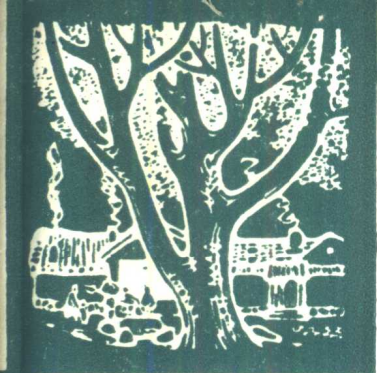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040510



女子学院 0053366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青 年 佳 作
(一九八六年选本)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1.25印张 2插页 236千字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31,000册 定价2.50元

• 目 次 •

生命谷.....	嵇 伟(1)
小 妹.....	钱玉亮(18)
火 纸.....	贾平凹(34)
焦大轮子.....	于德才(60)
断 手.....	莫 言(89)
洞 天.....	李贯通(106)
密 谷.....	谢友鄞(135)
三个渔人·海祭.....	王润滋(157)
甜苣儿.....	张石山(183)
始祖鸟蛋.....	刘宏伟(209)
乡村变奏.....	刘震云(227)
死 光.....	霍 悦(236)
你不可改变我.....	荆西鸿(259)
恍惚的人们.....	陈国安(281)
我不能原谅.....	薛尔康(322)
圆环·无期徒刑.....	矫 健(341)



嵇 伟

生 命 谷

〔作者简介〕 嵇伟，曾用笔名缪士。女。1954年4月生于上海。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为《文汇》月刊编辑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曾发表《我的太阳》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，其中《鬼节》和《生命谷》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。得过上海第一届青年文学奖，上海第二届青年文学奖和广州文艺作品奖等。

一

报上奇特新鲜的事不断：某人两年吃完一辆福特汽车；某国连体兄弟之一犯了死罪，另一个将同赴刑场；太平洋岛屿发现蓝色人种与绿色人种……

四月间去湖南，长沙电台的记者告诉我，洞庭湖中有一“天吊国”，从无法律，亦无官吏，自由得象神话。不久又有人对我更正，说不在洞庭湖，而在湘西深山中。所绘之情，几如陶渊明的桃花源，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，”其中人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”听毕，又令我联想起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。

二

说是湘西移步皆景，这段铁路沿线却很平常，一路馒头似的灰色的山，树草的青绿中，仅只夹杂着星星点点白色的金银花，除此，便是隧道。火车进隧道，一阵尖啸，伴着骤然黑下来的暗，渐渐又亮。一路，大约有五分之四路程的隧道。

隧道与暗一多，便不能看书与观景；那尖啸，又常惊得人一乍愣，无法静下心想什么。于是，只有打量车厢里的人。大半都是山民，一件深蓝中山装，里衬一领脏到灰色的白衫，愈显得面若枣核。山民的身份是一望可知的。并且，他们这站上，那站下，忙忙碌碌，走马灯似的，一个与一个又那般相象，让人分辨不

清。分得清的，只有车厢中段斜对角坐的两个。男的，三十五六光景，也穿蓝色的中山装，里衬白衫，在城里自然算末等打扮，不入流的。说他城里人，因为那白衬衫丝毫也不脏，而衫上的脸，又是黄黄白白，虽然连鬓胡平添了两分豪气，却遮不住一双眼里的书卷气。女的，靠窗独坐，看模样大约二十六七，穿的是山里人没开过眼的彩条蝙蝠衫，一条灰呢厚裙。不到七月，山里人不穿裙。穿裙，且厚，只有香港人无疑。再加上耳朵坠上闪光的大珍珠，削到同男人一般长的短发。凡经过这儿的乘客，便无不在心里想，毕竟亲眼又见了个香港人，而且同车，晚上回家，可以同邻居或老婆吹一个时辰了。

不过，他和她并不认识。

若不是下车后同路，一直就不会认识。各人都有心思，耐烦认识陌生人！可是，奇迹般的，在这条黄蛇般游向深山的小道上，两人一前一后，相隔五六米。

他听见身后的脚步，不由地回头一望，见她背着深红色提箱式旅游包，喘吁吁地跟着。

“去哪儿你？”应该问问，山深人稀，得尽责任，他想。

可是她不甚领情：“前边。”

他也扫了兴，现代派女性，性格怪诞，他又想。于是径自背着帆布包往前走。临出发时，妻子让他带够替换衣物，他却精简再三，减缩到只剩牙刷牙膏和一套短裤汗衫。听说，“天吊国”公民是不修边幅，极度自由自在的，要想深入采访，只有入乡随俗。

没曾想，黄蛇般扭曲的山道竟如此难走。一路香樟、油桐、杉松，还有种种不知名的深绿浅绿的藤蔓野草，时而长出坡侧崖壁，横向仅两脚宽的路面，钩人衣衫，刺人手脸。那路又时时被突兀的山石堵断，必得手足并用，爬过巨石才成。又有几处，路

旁竟是万丈深崖，稍不留神，失足便成千古恨，人只得背脊贴着崖壁，一步一步挪地过去。

过了第一个断崖畔，他终于不忍心，又回头望那同伴，只见她满脸是汗，灰呢裙亦已刮破，丝丝缕缕地飘着几处，红提箱却依然醒目地提着，那优雅的风度，也不曾因了断崖而稍减。

“你到底去哪儿？”他掏出手绢擦擦爬满油汗的前额，站下等她。据县文化馆那个人介绍，这条路只通生命谷。那人是他联系的通讯员，谅必不会骗他，所有的情况都是那人提供的。

“只通生命谷，只通天吊国。”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竟听不出是哪儿的人。

“去干吗？”他急急地问。问过后，自觉太唐突，既有路，难道阻止别人去不成？据说天吊国就在狭小难行的生命谷背后。

果然，她不肯回答他。为什么要回答呢？她明白他也是去那里的。去那儿，必有难言的隐衷。说彼方是乐土，她也全信，但只要能让她逃避现实，哪怕暂时的忘却。她向研究所请的是事假，两个月。没有必要把每件事都看得那么真实肯定，何况这只是关于自由王国的一个传说，更不可轻信。

他又率先走了。他本想替她拿提包，但这深山小道，她定会联想起匪盗之类，还是不拿为妙。他只是放慢了脚步，时而替她拽一下堵路的带刺的荆条，时而在爬壁时拉她一把。带刺的荆条刺得他双手淌血。她脸上也淌血了，不过那是在他没有替她拽荆条之前刺伤的。

蛇似的路，蜿蜒蜒蜒，几度中断，又从巨石缝中游出，似乎永无尽头。真长呵，路！他叹息一声，愚蠢地指望疲惫会从叹息中带出。又掏出根大重九，点燃了。他想提提神气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挣扎，十二年农村，两年搬运工，从社会最底层奋斗上来。

去年考进报社，新闻部的刘主任看罢他的履历，把抽屉打开又推上，如此反复十几次，才说：“既然分你到新闻部，只好委屈你先看来稿了。”女干事立即搬来尺把厚的三叠来稿，一下便把分给他的三屉办公桌铺满了。自此他便埋在稿件堆中，如坠烟海。一日，忽然听见女干事尖溜溜的嗓门：“哟！这段儿看不清，是谁说的，人的心比天空更宽阔？”她手里扬着张后天要见报的大样，在校对。复旦毕业的大学生从他对面书桌上抬起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托尔斯泰。”“不对，雨果。”他未经考虑，脱口而出。大学生的眼睛在平光镜后闪烁一下，宽容地问：“你读过欧洲文学史吗？”为了这宽容，他也必须再奋斗。只要能搞出天吊国内幕的报道，向新闻界，向全国放一枚原子弹，哪怕再有十条这样的路他也得走。

她同他的距离又拉长了。她在淌汗，彩条毛衣热烘烘的。喘得也厉害，她大约从来没走过这么陡这么长的山路。不过她并不感觉这艰难与漫长，充塞她脑际的，仍旧是肖扬的面孔，肖扬的声音。人和人就象天上的两颗星辰，看似近，实则永无相近的机会，她想。她把假条放在所长办公室他的桌上，只是为了避免再同他见面，她无法再看他的眼睛，再听他的声音，否则会动摇她出走的决心。然而肖扬还是来了，竟不顾办公室里还坐着老郑和钱方。他说：“两个月事假，什么事？”那声音竟有些颤抖，全不似平日的自信。这是她第一次不同他商量便拿主意。她低下头，轻声说：“私事。”“不！”他的声音那么响，以至老郑和钱方都惊愕地抬起头。她不由地也抬起头，吃惊地看见他眼中溢着两点泪光。那略略下垂的泪囊，眼角纵横的皱纹，和鬓际斑白的发丝，愈使他显得苍老。从前，每发现他的衰老，她心中总会涌动一股重重的母爱，虽然她比他小二十五岁。而此刻，那每一丝

代表他衰老的痕迹，更象在她心上划的刀痕。她的心紧缩起来，一阵哽咽无法抑制地冲上喉头。她掩住嘴，站起身冲出办公室。为了忘却，她终于走了，然而至少现在，什么也未能忘却。她象在梦中行路，只是机械地移动双脚。

无论感觉艰难与漫长也好，无论麻木机械地不知行程的久远也好，当四处群山与丛林隐没在暮色中，只剩模糊迷离的暗影时，山路断了。一片狭小黝暗的谷地出现在眼前，生命谷终于到了。

三

他忍不住想数数那老人脸上的皱纹，刀刻似的，无数地深深地印在额头颊边。比罗中立的“父亲”还父亲，他想。不仅皱纹象，沉默也象。

沉默了许久，一分钟还是一小时？老人微微仰了仰矮树桩似的身子，反问：“天吊国么？你去？”那“你”字拖得很长。声音同岩石一样，令人想起年代久远的千年古木。

他自豪地“嗯哼”一声，愈加自豪地抖动着那双穿着长久不洗而成土灰色、裤脚上特意剪成丝丝缕缕的苹果牌牛仔裤的腿。

老人重又沉默，如同身后爬满青苔的灰暗的崖石。

老帽儿！真他妈不走运，碰上个哑巴！他想骂，旋即忍住了。他必得问着路，否则白花冤枉力气。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忍耐收益远大于发泄。他躬下身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您老，给指个路吧，我真去。”他本想说明，他是去寻找自由的，听说那儿有个自由王国。但他突然发现，老人混浊的双眸中有一点灵光，象是那枯竭的生命最后的返光，那灵光，似乎能穿透一切，明白了他心

中全部的思想。于是他畏惧地闭上了嘴。

“那么，看吧，看那条小溪，它时断时续，沿着它的溪水或卵石，一直可以走到生命谷。天吊国就在生命谷的更后头。当年我也曾去过，这条是最近也是最易的路。”

“当年您老人家去过？当年就有天吊国？”他好奇了。

“世上无论什么，都是从古就有的。我走过的路，你再走一遍，这就是历史。”老人微微合上眼睛，灵光消失了。

他却急切地问：“那您找到天吊国了么？听人说很难找，传得神乎其神。”

老人紧紧地闭上双眼，重又沉默得象身后的崖石。

四

“什么声音？”记者说，停止了捡拾枯枝落叶。

她也停下静听。

谷地的另一端，枯枝啪啪作响，象有动物踩着它们往这儿来。

谷地那么狭，那么窄，至多五人宽。并没有经过思索，她猛地划燃火柴点着了已经拨拉成一堆的枯枝。火光中，一个人影惊恐万状地向后倒退……

五

黑森森，暗魑魑，两侧壁立千仞，除了头顶一线遥远的夜空，胡乱闪着三两颗星，峡谷中的三个人，便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。其实并非一无所知，他们当然记得，东端的那条路记者和她走

过，西边的那条则是大学生走的。峡谷至少有三条路，他们都在心里默算。

“你们从哪儿来？去那儿干吗？”大学生打破了静默。那儿，自然指的是天吊国。刚才见面时曾互相盘问过一阵，并没有人正面回答他。

“你先说吧。”记者现在亦不正面回答。

其时三人已经吃过了自带的干粮，围着燃起的火堆，各自蜷缩在铺着枯叶垒成的铺上。她居然还盖着条印花被单。

大学生用手肘支起身子，篝火在他脸上一跳一跳，孩童般的面色鲜鲜艳艳的。“我来寻找自由。在美国，许多敏感的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抗议就是寻找自由和回归自然。中国接受这样新思想的人还不多，可我接受了……”

“且慢，年轻人，”记者肯定比大学生年长十五岁以上，“你是否研究过美国与中国在国情、民俗、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各种差别，是否真正理解自由这两个字的含义？否则，你追求到了它又有何用？”在这些话的背后，是十二年苦役犯般生活的全部经验。他也曾追求过真理，但既然那真理建立在盲从之上，结果终归是一场悲剧。他以为掌握的材料足以使张春桥从天堂掉到地狱，却没想到幼稚的红卫兵怎斗得过老谋深算的政客。变成现行反革命，戴七年帽，摘帽后继续不明不白地在那片盐碱地上躬腰干了五年，这就是他追求的代价。冬夜，他睡在牛屋里，肆虐的北风从秫秸编成的门缝里随意钻入，他在干草堆和薄被中蜷缩成一团，心似乎也冻住了。老牛哞哞地长叹，不知是自己太冷，还是怜惜他，总之那声音让他感觉亲切，便从干草堆里爬起来，偎到老牛的肚子旁。本来厚实粗硬的牛皮，此刻变得柔软温暖，那老牛大约也理解他的孤独，竟不急不躁，任他偎依。

原来牲畜有时比人更亲！他的身子渐渐暖了，心上的冰也慢慢溶化，在似睡非睡的梦幻中，竟忽然想起春日里公牛在野地里、牛屋里发情后乱追母牛的情景。一时里，他全身燥热起来，胸口象着了火似的辛辣，牛们尚且有恋爱交配，二十五六的他却已经五六年没有资格同姑娘们交往了！他骤然跃起，甚至没有披上那件绽出棉絮的蓝卡其大衣，发疯般冲出牛屋，在齐脚裸深的雪地上，用锹和手，堆起一个雪人。雪映得夜发白，他就着雪光，用红薯皮给雪人安上一张深红色的嘴。雪人没有眼睛鼻子，却因为这嘴，就成了雪姑娘。女人，女人。它在他心目中象谁呢？高中的同学？红卫兵团的同伴？村里叽叽喳喳的年轻媳妇或羞涩文静的少女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是女的，女的。他把锹狠狠地扔出去，落在远远的雪夜中，自己也扑倒在酥酥的雪地上，许久许久，直到手和脚都失去了知觉……

大学生是没有过那些冬夜的。从高中走进大学，他们是几代人中最幸运的一代，也是最激奋的一代：“怎么不理解？自由就是挣脱自我之外的羁绊。此外，你不应该忽视‘返璞归真’，仅仅自由还不够，返璞归真才能找到人类真正的本质的感情。”

“什么是真正的和本质的？”黑暗中，她突兀冒出的声音使两个男人吃了一惊，他们以为她裹着被单睡着了。

“爱。”仅只一个字。

一时，三人竟无语。这个字是圣洁的，尤其在这黑森森的谷地里，它象一片火焰，烤得人心里软软的。然而，它时而又是那样莫名其妙。尤其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爱，你更无法说出，你为什么要爱。

念大学时她就知道肖扬博士了，他的天体学论文曾一度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理论。分到研究所，能做他的下属，她简直高兴

极了。起初她对他怀着敬畏与崇拜的感情，后来有一次在食堂吃饭，她一手端着饭菜，一手端一碗咖喱牛肉汤，向饭桌走去，不防脚下一滑，一个趔趄，汤全泼在迎面走来的肖扬身上。她尴尬地站着，不知说什么好，甚至忘了应该道声歉，或者掏出手绢来替他擦一下，因为她太敬畏他了。谁知他比她更窘，不等她清醒过来，就连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回去擦擦，回去洗洗……”边说，边逃也似地退了回去，全然没有所长的威严。她感到他的眼睛那么善良。第二天他换了件灰色的中山装，大约昨天那件蓝的洗了。一个月后，当他重又穿蓝上装时，她发现那块油迹并没洗干净，仍端端正正地印在他的左前襟。他自己洗衣服！她诧异地猜。此后，她又发现他的毛衣袖口断了线，长长的灰线头从袖管里落下来时，他就漫不经心地塞进去，有时塞得不耐烦了，便一把扯断，不过总是越扯越长。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么？她更诧异了，诧异中夹杂一丝心疼，于是常常默默地注视他。可是听人说，他妻子在文化局工作，并不忙的。后来有一天傍晚，她在研究所大楼后的那片临河的荒地上散步，她独自住在所里的宿舍，晚饭后常出来散一会儿步。就在一片茂密的野夹竹桃后。她听见他的声音：“……谁都有个家的，快回去吧，啊？温暖的家多好啊，妈妈在等你。别象我……”他在跟谁说话，声音这样柔和？她悄悄蹲下身，从树干与树干的夹缝里望去，只见他背着身蹲在地下，抚弄着一只头很大、身上的毛稀稀拉拉的小黑猫！第二天黄昏她又在夹竹桃前找见了，今天没有小黑猫了，他手里拿一本书，边散步边看。“不回家么，所长？”她叫住他。“哦，要写些东西。”他走了过来，用手扶住一株树干。“听说你家里很宽敞，你还有书房，为什么要每天夜深了才回去，有时星期天也到办公室来？”她大胆地仰起头望他，眼里有股火辣辣的光。他慌乱地

解释了一句：“家里闹哄哄的，真的……”便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从她眼中，他知道她全明白。“我听见你昨晚和小黑猫说话了。”他沉默地望着她，她重又感觉到这双眼睛那样善良。她没头没脑地说：“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这样。”说完后就不知再说什么好。夜雾渐渐重了，相互间只能看见个轮廓。他突然轻声问：“那么你呢？”哦，有过多少追求她的人？她记不清了。也许她也爱过，但每一次都是失望，如今，她的感觉只有寂寞。“我在等，在寻找。”她真诚地回答。就在这一瞬，她忽然发现，自己等到了，找到了。爱是说不清楚的。她缓缓地抬起手，轻轻地怯怯地把手掌贴在他搭着树干的手上。他战栗了一下，随即伸出另一只手，拥住她湿漉漉的小手。那本书，啪地掉在地上……

一会儿，大学生才轻声往下说：“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，爱已经被各种物化了的感情和利害关系所取代。大学一年级时，我爱上过一个同班女生，很美，脸上总有一种纯洁的表情。我写信给她，当然表白得很直露，她却没有任何表示。两个月后我才听说，她把我的信全都让同寝室的女同学看了，女同学们又传给男同学，结果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我是学生物的，当然认识校园里做试验用的大麻，我摘了些大麻叶，晒干了卷来抽，听说这玩意能治烦恼。可是跟我最要好的同学却悄悄地向辅导员汇报，我为此受了记大过一次的处分。爱情和友谊是那么不值钱，加上系里把制止我穿牛仔裤和制止我读小说，当作一件日常工作来抓，我自然无法再继续念我的达尔文了。我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，也把此事通知了家里，谁知向来亲切和蔼的父母，此刻竟变得丝毫不通情达理，甚至问我：不要前途了？以后靠谁养活？我开玩笑说去做小生意，顿时惹恼了全家，纷纷指责我败坏了书香门第的门风，是典型的垮掉的一代。从那天

起，我突然悟到，连骨肉亲人之间也是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，血缘关系最多只能促使你尽责任、尽义务，但在思想深处，任何人与其他人都隔着一堵永远挪不动的墙。于是我卖掉了双卡录音机和《英汉大辞典》，凑了些钱，就这样不辞而别了。”

“就为这些小事儿！”记者不屑地说，心里又松一口气，只要不是去天吊国采访的，他都不介意。“年轻人往往夸张地看待生活中小小的挫折，以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弊病，于是产生逆反心理，于是在盲目反对一切传统习惯的同时，盲目崇拜一切新奇的东西，也不问那新东西是否正确或深刻。碰过几次壁后，才能有所觉悟。这是我的切身经验，可能这经验你也有过吧？”说着，他把话题移向了她。

“总是有过吧。”她客气地回答，但她更想同大学生说清楚什么，“那堵墙可能是有的，但我认为它应该能够搬掉。如果把人与人的关系分层次来看，陌生人之间的不了解是第一层次；认识后相互了解直至理解或成为知音就是第二个层次；但许多情人与知音间，随着接触的增多，会渐渐觉得对方不象自己想象中那么完美，于是产生矛盾隔膜，失去了爱情或友谊，感觉互相无法真正沟通，重又产生陌生感，这是第三层次。照科学推论，事物总是螺旋上升，因此应该有完全和谐而又不同于第二层次的第三个层次，但至今谁也没有找到过，无论多么和美的一对夫妇或朋友，至多也只停留在第二层次，如果再进一步，便是墙。而墙后面，应该有路，但谁也没能冲破墙找到它……”

“别出声！有什么东西过来了！”记者突然轻声断喝，他的耳朵大约是很灵的。果然，她和大学生都听到，不，应该是感觉到——那声音太轻，只能感觉——仿佛有一股恐惧的气氛向这边逼来。

一个黑影，又一个黑影，一群黑影！一群熠熠发光的绿眼睛！

“狼！”她喊。

“别出声！”记者又断喝。大学生的脸在篝火映照下发白了。

照理，春末的狼不饥荒。然而，这群黑影却实实在在地从峡谷两端围上来了，越围越近，并且神秘地默不作声。

大学生支起肘，悄悄向火堆挪近，火焰就要烧着他的卷头发了。她也下意识地裹紧被单，仿佛能挡住野狼带来的死神的信息。只有记者不动，但汗珠渗出了额头和鼻尖。

“添火！”记者说。火大，狼便不敢近。他迅速地拨拢周围的松枝落叶，向火堆扬去。大学生也镇静下来，学着他的样子。

只有她依旧躺着。她不怕。她应该怕的，她从小连猫和老鼠也怕。去农场呆了两年，渐渐地胆儿大了些，敢看老鼠在粮仓里跑来跑去，也敢悄悄伸手摸一摸水牛的背。七七年考上大学后，直到分配到研究所，直到今天，从没有遇上可以考验她胆量的事。肖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抛弃妻子，用所长的声誉换取他晚年如火的爱情。他肯定爱她，但不敢和她结婚。她也如此，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助理研究员，爱上了大二十五岁的在天文学界颇有声誉和地位及造诣的所长，别人怎样看，她闭上眼睛也想得出：势利、攀高枝、引诱……唯独没有人理解，这是爱，不掺任何利害关系的爱。她甚至愿意他抛弃那地位和声誉，退休到一个偏僻的山村，就他们俩厮守着过日子。然而不掺也得掺，想象中的舆论、传统道德观念、家庭责任、良心，等等。她是胆小的。不过，对这群狼，她的心麻木了。时常她想，要逃避自己的感情，去天吊国真顶用么？大约除了死亡，什么地方都无法使她忘记肖扬了。